

拓展式教育：博物馆文化的新内涵

严建强（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杭州 310028）

提要：拓展式教育是指围绕博物馆陈列开展的辅助性教育活动，通过更多样化和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帮助观众理解展览，从而使博物馆教育更加系统与深入。这种教育活动是博物馆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博物馆文化的新内涵。拓展式教育在博物馆履行社会教育职责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在当代博物馆建设中所受到的重视，从拓展式教育空间在博物馆功能性空间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的趋势即可看出。要切实做好拓展式教育，必须将其纳入博物馆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在空间上给予支持。同时，要特别关注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做好教案、教具及教师培训方面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教育；拓展；博物馆文化

关于社会教育在当代博物馆职能中的地位一直是博物馆学讨论的话题，虽然至今仍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全球范围，教育在博物馆履行的社会职能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点从最新版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新定义的变化中即可看出。^[1]这种理论上的变化源自各国博物馆的实践，而在实践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许多博物馆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提供单一的展览，而是积极开展围绕展览的拓展式教育，构筑起多维度 and 立体式的教育网络。新的教育体系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展览的传播效应，也使博物馆教育的辐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看到这些博物馆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观众脸上满意的微笑，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在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方面，我们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在我看来，拓展式教育是当代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已经成为博物馆教育文化的新内涵。虽然我国有一些博物馆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实践^[2]，但在全国范围内远

没有成为常规的形态。所以，在提升展览质量的同时，积极开展相关的拓展式教育，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努力的重点。本文就拓展式教育产生的背景及现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就如何付诸实施提出自己初浅的想法，以供博物馆同行参考。

一、博物馆文化与博物馆拓展式教育

博物馆文化源于收藏文化，正是这种转化为履行教育职责构建了必要的平台。然而，教育的功能并非博物馆文化形成之初即有的，而是博物馆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最显著的表征是为实施教育目的的展览的出现与发展。拓展式教育则是博物馆教育文化发展出来的新内涵，是为进一步贯彻教育意图，对展览进行深化与补充的新举措。博物馆教育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势，典型地反映了博物馆在几个世纪中所经历的本质变化。所以，要了解拓展式教育产生的原因，我们有必要追溯博物馆文化发展的历史。

[1] 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定义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这一版本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将教育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2] 2004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推出“探索角”，其间摆放着各种实验器具、动物模型、动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等。观众可随意操作各种设备和仪器，亲手触摸动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也可参与博物馆展览的陈列设计，动手制作各类动物模型，以及进行小发明和小创作等。

1. 从收藏文化到博物馆文化

收藏是博物馆之母。然而,虽然博物馆文化是从收藏文化转化和发展起来的,但两者具有重要的区别。收藏文化的主体具有私人或家族的性质,如果不属于特定的社交圈,通常秘不示人。而且,收藏活动还具有随意的和非制度化的色彩,往往依据收藏者的爱好与心情。相反,博物馆文化的本质是公共性与公开性,它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属于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具有制度化的特征。

从历史上看,收藏文化向博物馆文化演变的现象首先出现在欧洲。在贵族社会向大众社会转化的大背景下,大约从17世纪初开始,一些王家和贵族的收藏陆续向社会开放。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案例是1660年英国王家军械库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紧接着是十一年后(1671年),瑞士巴塞尔大学向公众开放美术品收藏。到1683年英国牛津大学阿什米隆博物馆的开放,这种制度性的文化设施开始坚定地成长起来,之后的不列颠博物馆及卢浮宫的相继开放,则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正式降临。拿破仑战争后,一些欧洲王室陆续向社会开放自己的收藏,博物馆文化在欧洲更大的范围发展起来,然后进一步向外部扩散,首先是有欧洲殖民者生活的非欧地区,然后是具有殖民色彩的亚洲、美洲和非洲地区,最后在全球范围确立起来,成为近代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管博物馆文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兴起,但与今天的博物馆相比,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所谓的博物馆,本质上就是一个存放着各种收藏品的库房,所谓参观博物馆,就是观众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库房走一圈。这种参观模式虽然能够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及审美的愿望,但很难实现明确的学习动机。

2. “二元配置”与独立展览空间的问世

上述的情况到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在19世纪中叶提出二元配置后开始出现变化。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博物馆属于新生代,而且两者产生的路径大

相径庭。在欧洲,收藏文化出现了上千年后,开始从阳春白雪的象牙塔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一转变在博物馆经营者的心理学层面显得并不容易,所以,虽然公共博物馆的牌子挂出来了,但贵族经营的作风,对普通下层民众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还保持着。而在美国,来自欧洲的移民深感博物馆在启迪民智和丰富生活方面的意义,所以通过向社会征募展品,建立起最初的博物馆。这种建设方式使得博物馆与普通民众呈现出一种亲昵的关系,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并滋生出竭力满足人们需要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对美国博物馆履行相关的社会教育任务时变得顺理成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卡西斯博士提出“二元配置”的概念。依据新的理念,一些经过挑选的藏品,按特定的教育计划,被放置到一个专门的空间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展厅。展览空间从收藏空间独立出来,是博物馆经历的第一次分化式发展,为博物馆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提供了平台,标志着博物馆在履行教育的社会责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博物馆文化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美国博物馆对公众的态度及在教育方面勇于担当的做法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博物馆的发展。一些看到美国博物馆新经营作风的欧洲人深为感动。到19世纪末,一些欧洲的博物馆在社会运动的综合作用下,其中包括世界博览会和美国博物馆经营方式的影响,开始在社会教育方面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德国阿斯特美术馆筹建时,筹备委员会主席冯·许堡就明确指出,新建的美术馆不再以艺术行家为中心,而是着眼于普通人的教育。^[1]所以,各时期的艺术作品被按照艺术史教学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为普通民众对艺术品的理解创造良好的条件。到1905年冯·米勒在慕尼黑建造德意志科技博物馆的时候,这种立足于普通人教育的观念更加彰显,变得既自觉、又清晰。这或许就是博物馆史学家将它的诞生作为现代型博物馆产生的里程碑的

[1] 转引自杰弗里·刘易斯:《藏品、收藏者的博物馆:简略的世界性综览》,载《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4期,第21页。

原因。

进入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已经不再满足于欢迎观众进入博物馆参观的良好愿望了。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博物馆开始效仿企业的做法,通过开展市场调查,了解观众的愿望和要求。各种为获得反馈意见的技术,包括咨询表、座谈会、个人访问和可控的心理实验等,都被博物馆使用。一些经过严格分析的数据,帮助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观众。到20世纪80年代,观众调查成为各国博物馆的常规任务,以至于伦敦大学的肯尼思·赫德逊在谈及此事的时候说,他所统计的不是哪些博物馆开展了这项工作,而是哪些博物馆尚没有开展此项工作。^[1]

3. 致力于社会教育的信息定位展览

到20世纪80年代,一种把博物馆进一步引向社会化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随着世界范围软实力的比拼,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学习能力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未来,所以竞相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2]终身学习的概念也随之脱颖而出。在这种社会学习的强烈动机推动下,博物馆必须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变化。于是,一种以配合学习活动的新型展览渐成主流。这种展览不再仅仅局限于通过观察展品的外部特征以满足好奇心和审美的愿望,而是将理解文化遗产中所蕴藏的文化意义作为目标。由于这种文化意义是以新信息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也可称之为“信息定位型展览”,以区别传统的“器物定位型”的展览。这种类型的展览在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变化,在日本,传统的展览被称为欣赏性展览,而以信息传播为主导的展览被称为理解式展览,之后又发展了思考式展览。^[3]在欧美,它们通常以教育性展览、叙事式展览等名义出场。

在信息定位型展览中,通过信息传播满足观众对学习的需求成为主导取向。在这种展览中,展品不再是孤立地呈现在容器中,作为欣赏的对象,而是通过一系列展品的组合,反映某一种社会或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由此,叙述和阐述开始成为博物馆展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了帮助展览具有更好的诠释与叙述能力,博物馆陈列会为了教育的目的制作各种辅助性展品,包括三维造型的情景再现、以视听为特征的新媒体技术以及类型多样的体验与互动装置。这些辅助展品能够对静态的实物展品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与解读,从而大大增进了观众对展品内涵理解的效果。一些原来只能作用于观众眼球的展品,在博物馆展览技术的帮助下,变身为能够向观众介绍与表达自己的历史证人,向人们叙述着古往今来的故事。这意味着,新展览的出现,使博物馆在履行社会教育的职责方面再迈了一大步。

4. 教育功能的深化:博物馆拓展式教育的兴起

在服务于教育的信息定位展览问世后,博物馆并没有停下为社会教育进一步努力脚步,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博物馆所开展的拓展式教育方面。所谓拓展式教育,是指围绕着展览中的内容所开展的辅助性公共教育,这是一种具有更明确教育意图的博物馆活动,旨在拓展展览的内容,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展品及展览所传播的内容。拓展式教育在当代已发展成常态性的博物馆活动,其受重视的程度,从它在博物馆建筑总面积所占比例的变化可见一斑:在早期的“藏展混一”时代,博物馆建筑的主体是库房,甚至可以说库房是博物馆建筑中唯一的功能性空间。当展览空间独立后,随着博物馆对教育活动的重视,展览空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并取代库房成为博物馆建筑中规模最大的空间。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一种新的现象:

[1] 参见 Hudson, A Social History of Museums. The Macmillan Press, 1975.

[2] 学习型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哈钦斯首先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类要向着学习化社会前进。此后,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 参见糸魚川淳二《新しい自然博物館》,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203页。转引自王为东《东方博物》2004年3期,第99页。

在那些发达的博物馆中,随着公共教育活动的增长,公共教育空间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占据着博物馆建筑越来越大的比例。如果说二元配置导致展览空间的独立是博物馆第一次分化式进化的话,拓展性教育空间的出现,则是博物馆迈向教育目标的第二次分化式进化。

二、拓展性教育的特征与意义

拓展式教育只是博物馆教育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取代博物馆展览教育的主导形式。它围绕基本展览进行局部的深化与补充,使基本展览发挥更好的传播效应。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它较少受到实物的限制,可以采用更多样化的方式,所以能够更具针对性地服务于教育的目的,从而使博物馆教育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所拓展。

1. 超越实物:更广泛的教育媒介

拓展式教育是围绕着展览的内容展开的,是以展览为媒介的教育手段的补充、深化与延伸。从通常的意义上讲,展览是以实物展品作为核心传播媒介的,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各种传播技术对实物展品进行阐释与叙述,将其中所蕴藏的社会记忆再现与重构,从而沟通现实与历史的对话。这种以实物为媒介的教育形式通常会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普通人一般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缺乏自行解读的能力,即使在展厅里有一些辅助性的解释手段,但对理解上有一定难度的展览内容,单纯采用博物馆手段尚不足以让观众充分把握;其二,实物展品的获得有时具有偶然的性质,缺乏系统性,所以仅仅依靠实物展品尚无法对事物的完整现象及其变化作出充分的叙述。拓展式教育活动的产生与博物馆教育特征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针对其弱点展开的。所以,与常规的展览不同,在拓展教育的环节中,它不再主要以实物展品作为核心媒介,而是利用形式多样的、更接近常规形态的教育方法来进行。许多博物馆为了观众,尤其是低年龄人群观众,制作了帮助理解和配合操作的道具与资源包。这些资源包包含了理解所需的必要工具,通过这些工具或道具的使用,使观众对展览内容有更好的理解。在那些专门为儿童使用的发现屋或探索屋里,博物馆设置了许多仿制的展品供观众

操作,当然,如果有一些实物展品资源充分又不易损坏,它们被安排在发现屋或探索屋中,会使学习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式教育既围绕实物展品的内涵展开,又不局限于实物,从而使博物馆教育内容更加广泛与系统。

2. 超越展览:更丰富与专门的教育活动

长期以来,展览承担了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核心任务,人们只要谈及博物馆教育,基本上就是指参观展览。虽然当代博物馆展览将重点指向教育,但其内容的广度、深度与系统性都受制于实物藏品资源。展览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实物展品所蕴含的学科内涵,虽然在信息定位展览中可以通过辅助展品的介入对展览内容作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全面化处理,但这种方法使用的范围是有限制的,不能过分脱离实物展品所包容的内涵,否则会背离博物馆以实物为核心媒体的教育特性。相比之下,拓展性教育可以更加专注于教育目的本身。为了实现既定的传播目的,它可以涉及更广泛的领域,诸如与展览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从展览重点内容中派生出来的其他相关领域等。由于这种教育并不完全受制于实物展品,所以可以从教育本身的需要讨论更广泛与系统的领域,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展览本身。

3. 超越参观:与直接经验相关的学习

博物馆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参观展览。在传统的以器物为核心的展览中,观众主要是观察器物 and 标签。在今天的博物馆中,展览要素增加了,展览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包括情景再现、视听装置和各种互动与体验装置,这意味着博物馆观众在展览空间的参观活动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包括观察、阅读、体验和操作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再需要专门的拓展性教育空间了呢?

这里要说明两点:其一,展厅里穿插着一些专门的教育项目,如小剧场、小影院、探索角、发现角等。它们既可以被视为展览的组成部分,但其本质上也是拓展式教育在展厅中的实施,属于拓展教育的一种类型。另一方面,考虑到展览的基本属性和比例关系,这种以非实物展品为核心的展览项目必须作出限制,过多的非实物展项会改变博物馆展览的性质。无论当代博物馆的展览技术多么吸引

人,表达能力多么强,对博物馆观众而言,实物展品依然是最重要的,是最吸引人与最具说服力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媒介。不论未来博物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依托实物展品进行传播,永远都是其最本质的特征。所以,展厅中穿插的拓展性项目不能喧宾夺主。正因为如此,专门的拓展性教育项目及空间,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

另一个理由是,对于低龄观众而言,让他们参观以成年人作为出发点的展览实在是强人所难,他们或许对展览的主题有兴趣,但对那种持续观察和阅读的方式却无法适应。对他们过剩的精力与好奇心而言,类似于游戏的互动与操作项目是更适宜的。让他们在游戏式的操作中激发对科学的兴趣,获得初步的知识,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然而,这种充满喧哗和欢乐的行为显然不适合在正式的展览中进行。适合学龄儿童的专门性拓展教育,因而成为拓展教育最有活力的部分。

在这种拓展式教育的实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直接经验的获得。今天,无论是博物馆,还是观众,都越来越意识到互动与操作在认知中的作用,其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互动与操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在实际的实践领域,博物馆的互动装置是能够获得直接经验的极少场所之一。正因为如此,许多博物馆都发展出专门提供互动操作的教育项目及其空间。法国拉威叶特科学工业城的“发明室”内提供了各种工具及素材,让观众动手创作发明;在美国史密森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的探索室,观众可以直接接触博物馆真品和复制品,观察化石、颅骨、贝壳、矿物,并试穿来自世界各地的服饰等。此类体验操作性项目的涌现,使博物馆学习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的参观行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4. 超越博物馆:博物馆的巡回与远程教育项目

拓展式教育并不局限于博物馆内,有多种方法可以将教育送往博物馆以外的地方。一种方法类似巡回展。例如,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常年推出“家庭快车”和“学校之旅”等教育项目。“学校

之旅”每年为65000余名学生提供服务。为此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特地从馆藏品中选择了18000件一般重复品专供对外教育使用,目前已设计了18个教育专题,可根据需要将有关藏品灵活搭配放置于专门制作的皮箱内带往学校开展活动。

将博物馆资源运用于博物馆以外地方开展拓展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网站。欧洲委员会成人终身学习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博物馆学习”网络项目,旨在为博物馆和教育人员建立一个永久性网站,使其能够利用网络平台参与、分享和学习大量有关欧洲博物馆的知识。^[1]美国史密森博物馆将自己的教学资源分为“艺术和设计”、“科学和技术”、“历史和文化”、“语言艺术”四个板块,分别针对幼儿园到12年级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博物馆还以展览为题材,设计出了形式多样的趣味网络游戏,如与麻省理工大学教育中心联合开发了“消失(Vanished)”科学探秘游戏,娱乐性与教育性兼备,深得热爱科学和艺术的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在参观完博物馆后,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史密森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你有问题吗?”的板块,学生可在线向博物馆老师就艺术、历史、国家、文物等问题提问,老师会将答案发回到学生的电子邮箱中。

在一些地区,拓展性教育还借助于远程传播的技术,将博物馆的教育项目扩大到更远的地方。这种拓展式教育最有效的方式是与学校合作,双方通过相关的技术连结起来,通过视频观看节目、互相沟通与交流,就能很好地将博物馆资源利用在学校教育方面。在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博物馆就有这种远程拓展教育。它通过一种称为“柯达克”的视频设备与美国及加拿大的许多学校相连结。博物馆将一个与展品相关的故事发展成独立的教育项目(在很多情形下是一个情景剧),工作人员扮演故事中的角色,对某个作为实证物的展品进行深入的讲解,从而使观众了解一段有趣的历史。在双方约定的时间,视频设备被打开,双方互相招呼,之后,活动开始。这种远程拓展教育对那些没有机会来馆参观

[1] 欧洲委员会设立“博物馆学习”网络项目[EB/OL],参见湖南省博物馆网站,2011-9-5。

的人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博物馆也将自己对藏品资源利用的范围与深度大大地拓展了。^[1]如果说上述的项目使拓展式教育超越了实物和展览的话,那末,网络与远程教育技术使拓展式教育超越了博物馆现场。

三、拓展性教育的主要活动类型

拓展式教育的核心是一种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更广泛教育的理念。有了这种理念,其形式就出现了持续的发展,类型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由于缺乏专门和翔实的调研,我们对于当代博物馆所开展的拓展式教育尚不能作出完整的归纳与梳理。实际的情形一定会远远超出我们概括的范围,随着实践领域的不断探索,拓展式教育的形式与类型还将会有更多样化与更完善的发展。^[2]

1. 以现场活动为内涵的拓展教育

一种常见的方式是利用现场开展拓展教育,这通常发生在遗址类博物馆里。许多遗址都是先人活动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从事生产或生活。在这种场合中,不仅展品是证人,环境与场所本身也是证人,向观众传递着当时的信息。如果可能,让观众在遗址从事与当时的当事人同样的工作,对人们理解当时的生产生活,具有很好的认知效果。例如,在澳大利亚的金矿博物馆,在当年人们淘金的河流上,观众可以用当年的方法来“淘金”。据说你要真淘到了金,还可以带回家。当然,这样优越的条件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的遗址为了保护的目的是不允许观众自行活动的。然而,在不影响遗址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采用模拟的方式进行。

还有一种属于户外的类型,这就是在属于博物馆的场外项目。一些博物馆将展览项目延展到户外的小广场、小公园,形成了类似主题公园的户外活动,一些与展览相关的体验性和操作性的项目在这些地方展开。在日本的一些远古文化博物馆,在场外按当时的样式建造住所,人们甚至可以在此过夜,以体验古人的生活。

2. 穿插在展厅中配合展览的局部性拓展教育项目

有许多拓展式教育项目是与展览混在一起的,它们穿插在展览之中,成为展览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正式展览与拓展式教育界线模糊的地方。虽然如此,但我们仍能分辨出其间不同。在正式的展览中,实物占据着展览的核心,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但与拓展式教育相关的展项中,实物的核心地位被淡化了,为实施特定的教育计划的意图非常明显,各种非实物的辅助展品为了这个特定的教育目的被组合在一起,并且将实现特定的传播目的作为自己的目标。常见的形式有展览中的小剧场、小影院、小教室,以及信息角、发现角和探索角等。这类拓展教育与展览内容结合非常密切,通常是在某一展览内容之后设置的。即使是在展览中,观众的学习方式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观察了,而在多种媒体的综合作用下,运用不同的感官来吸收新的知识与信息。

3. 面对低龄人群的独立的互动与操作项目

在许多国家,博物馆特别关注学龄儿童的教育,除了正式的儿童博物馆外,在普通博物馆中,也把适应儿童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一些博物馆中,几乎每一个正式的展览之后,都尾随一个面积不小的专供儿童观众活动的场所。其形式有多种类型,如探索角、发现屋、工作坊等。在这些空间中,围绕着展览内容安排了许多可以动手触摸与操作的项目,包括实物的复制品,以及专门为儿童理解服务的互动装置。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不必像成年人那样正经八百地观看与阅读,而是用他们自己熟悉与喜欢的方式操作与游戏,并在游戏中激发对展览主题的兴趣,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

在美国,88%的美国博物馆有“K-12”(即“从幼儿到少年”)的教育项目;据保守估计,全美国的博物馆每年共为学生提供390万小时的服务。成为从小学生到研究生名副其实的 second classroom。从史密森研究院开始,到地方的中小型博物馆,都相继为儿童设立了专门的活动室或学习间,里面有

[1] 此次参观是由美国博物馆协会于2011年年会(明尼阿波利斯)期间安排的。

[2] 博物馆拓展式教育活动有时是临时性配合社会活动展开的,本文主要是指具有常态性的活动项目。

根据博物馆藏品复制的古代服装和面具,以及各种玩具、乐器和图画书等等,儿童可以在那儿自由玩耍、扮演角色、体验自然,尝试挖宝、模拟驾车、举办小型展览等等。有的活动区每到星期六、日,还开设“故事时间”,为3—7岁的儿童服务。加利福尼亚科学学院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完整的、称之为“非洲经历”的活动区,那是儿童自己动手的游戏场所:在那里儿童可以接触大象的长牙;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舌蝇的飞行;可以观察非洲的文物,如头靠、飞帚和用珠子串起来的玩偶。

4. 将在教室中听课的方式引入博物馆拓展教育

博物馆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设施,可以利用几乎所有的媒体方式。尽管教室听课的方式经常被用来作为与博物馆教育不同的典型案例,但博物馆依然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教室引进自己的教育项目中。一种最常见的方式是附设在博物馆中的讲演厅,博物馆会围绕着新推出的展览开展一系列学术讲座。这种讲座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增加了观众对相关知识领域的理解力与敏感性,也极大地拓展了展览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听课式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上面提到的穿插在展览中的教室,教室的课程表就挂在教室旁,观众可以根据时间表掌握时间。一些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教室本质上就是一个实验室,博物馆教师会一边做实验,一边讲课,情景很像是中学的物理化学课。人文艺术类的博物馆则有针对性学生的讲座,如卢浮宫安排了“课程”项目,从不同的主题出发,讲授卢浮宫的收藏品。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博物馆的礼堂有幻灯片播放。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开创出一种被称为“剧场教室”的类型。教学内容是固定的,根据策展人的意图,将展览中某个重要而又适宜的内容单独抽出来,进行更系统和深入的发展。教室依据展览主题进行装修,座椅上设有表决器。我曾经参与过一次完整的过程,主题是“在山坡下造屋”。首先由打扮成建筑工程师的博物馆教师为观众讲解山坡的类

型与构造,介绍在外力作用下构造运动的特点,以及可能对房屋所产生的影响。根据观众的理解进行表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两方各派一名代表陈述理由。通过这样的过程,观众对应该选择在什么位置建屋的概念有了较专业的理解。

5. 利用独立影院和演艺开展拓展教育

电影依赖于运动的二维画面进行叙述,有极强的表达能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学习方式。电影的动态性及其良好的叙事能力使它能很好地克服展览的静态性所造成的局限。所以,除了展览中的穿插式影院外,许多博物馆都有独立的影院。所播放的片子都是为配合展览专门制作的。从形式上看,有普通影院、环幕影院、太空影院、3D影院和4D影院等;从所处的位置看,有前置式的,也有后置式的,前置式通常为参观展览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后置式的则可以帮助观众梳理、整合与拓展展览的内容。

也有一些博物馆安排了专门的演出场所,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某一展览内容发展成一个剧目,通过表演与观剧的互动,使观众加深对展览内容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配合展览,强化拓展教育的效果,上述的教育类型可以综合运用,形成围绕某一展览的立体式构架。例如,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策划执行的台湾原住民艺术特展,在展览开馆的同时,推出了表演活动、教学活动、教学讲座与影片欣赏等拓展项目。表演活动包括“新世纪文化艺术团”的跨族群舞蹈、传统歌谣及创作演唱、秀林国中木琴队表演、原住民少年合唱团表演和少多宜传统乐器演奏;教学活动包括木雕、陶艺、刺绣、琉璃制作的四个项目;专题讲座有原住民传统工艺技术与文化的四场;影片欣赏则有泰雅族的《哭泣的高丽菜》、排湾族的《陌生的熟悉》和卑南族《看!南王的二、三事……》等32部纪录片。这些拓展活动使展览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传播范围,使观众对原住民艺术有更系统与深入的理解。^[1]

[1] 参见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网站<http://www.sce.pccu.edu.tw>:“飞跃的子民——台湾原住民艺术特展系列活动”。

四、拓展式教育实施的前提

拓展式教育所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免使许多博物馆馆长为之心动。然而，拓展式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不是事先就有精心规划，各种拓展式教育活动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空间与设施的支持而无法实现。所以，只有将拓展式教育纳入博物馆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处理好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关系，并充分完成相关的教学准备工作后，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拓展式教育有时可能需要消耗型的教学材料，这方面产生的开支，也必须纳入博物馆运作的总预算中。

1. 纳入展览建设的总规划

目前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程序对开展拓展式教育是不利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博物馆的建造被视同于普通的公共建筑。一些人甚至认为，只要是一座足够大的房子，就可以做博物馆。所以，博物馆在建筑设计前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master plan）的过程。建筑设计师着手设计时往往不清楚博物馆想要干些什么，需要怎样的空间。于是他只得按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在这种情景下，甚至连展览空间的要求都是不明确的，更不要谈拓展式教育空间了。

要开展拓展式教育，首先要在博物馆建筑设计之前，就通过总体规划，明确展览的主题与内容，同时要明确，围绕着展览是否要开展拓展教育。如果要，则应进一步明确拓展教育怎样配合基本展览？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些项目构成？需要怎样的空间？该空间与基本展览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与展览规划一样，要建立在资源分析、市场调查和目标定位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只有在着手建筑设计之前把这些问题都明确了，并把相关的要求写进建筑设计任务书，才有可能在日后将拓展式教育付诸实现。

2. 关注与配合学校课程

如果说展览主要考虑的是一般公众的话，拓展式教育的面向更多着眼于在校学生。所以，在规划拓展教育的项目与空间时，应该充分关注与学校教育的配合。

在许多国家，学校也提出了拓展教育的需求。

2006年，英国政府发布了“课堂外学习”宣言，提出学生除了学习学校必修课程外，有大量知识要在课外学习。所以，英国自小学起就有在博物馆内授课的课程，这些课程根据各馆的发展而调整设置，使教学内容与时代同步。英国的许多博物馆建有专门的学生游艺室和校外教室，同时配有特设的活动设施。例如在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学生游艺楼中，建有各种专题性中小学校外教室，学校经预约可在此进行教学，由博物馆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当老师。在法国，每逢周三下午，小学和初中不上课，博物馆里成了学生专场，被称为“星期三现象”。卢浮宫为少儿设“工作坊”、“导赏”、“教程”、“专题欣赏路线”和“儿童与家庭”等活动项目。“工作坊”由博物馆导览员、艺术家和学者组织，在考察本馆藏品的同时，传授艺术方面的技巧，传授经验以及研究不同的文化。瑞士在1994年颁布的学校法案中为教学科目制定了新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和课时要求，其中的一些课程即以博物馆作为教学的辅助场所。在加拿大，博物馆根据不同年龄的学生编班，围绕展览设计了相关的兴趣课。安大略省教育部还在其法定的历史课程标准中规定了学生在博物馆的学习课时与学分。日本多数博物馆都与附近的中小学结成对子，为学校提供免费参观或是到学校举行讲座，普及知识，实现资源共享。如东京国立博物馆就与21所学校结成了合作关系；横滨美术馆则每年免费为幼儿园、中小学提供100场造型活动；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每月举办活动，如博物馆教室（选择特定的题目，由博物馆人员进行专门的解说或辅导）、自然教室（博物馆人员指导下的实地观察活动，如野外岩石观察会、鸣虫观察会等）、自然史讲座、理工学讲座（由博物馆研究人员进行讲授），馆方还经常邀请当地大学、中学或研究机构的老师、研究人员开办各种讲座和综合性鉴定会。

这种社会背景为博物馆的拓展式教育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所以，在进行博物馆的规划中，必须将这一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在中国，由于应试教育成为主流，学校对拓展式教育的热情不如上述国家，这对博物馆实施拓展教育是不利的因素，但也要看到，社会上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呼声越来越

越高,可以预见,上述的现象迟早会出现变化;^[1]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许多博物馆的展览内容与学校的课本内容是有关的,如果展览的规划者充分熟悉中小学课本的内容,积极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就能找到许多能被应试教育体系认可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由于和课本内容的密切关系会受到学校的青睐。

3. 教学方案设计与教学材料制作

博物馆的拓展教育既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博物馆教育,也与普通的学校教育有别。与典型的博物馆教育相比,它的实物性特征没有那么突出,可以采用各种常态的教学方式,包括实验、讲课和观剧等;与学校教育相比,它又是紧紧围绕展览内容,围绕着实物展品中所蕴藏的知识与信息展开的,与课堂知识相比,具有较明确的形象性、现场性和实证性。

正因为如此,博物馆拓展教育的教学方案设计与普通的课堂教学是不完全相同的,既要紧紧围绕展览内容,帮助观众理解展览,又要善于利用博物馆展览的实物性、直观性、现场感、多种媒介共同作用,以及互动操作的优势,帮助观众建立更好的感性形象。这个教学方案应该成为沟通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桥梁,使博物馆拓展教育能够成为学校课堂教育有效的补充与深化。

美国博物馆通常会准备多种供学校教育使用的配套材料,包括文字素材、幻灯片、标本实物等。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编印了“希腊艺术”、“韩国艺术”、“东南亚艺术”等系列专题材料(包括文字资料、幻灯片、只读光盘CD-ROM等),向纽约市的每所公立学校赠送一套。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从馆藏品中选择了大量的一般重复品专供拓展

教育使用,还可外借。

对于某些教学题材,仅仅有观察与听讲还无法充分实现传播目的。因此需要专门制作配合教学的道具和资源包。道具一方面用于教师讲课,帮助教师更形象地表达,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也有些道具可以在学生的操作中使用,扮演玩具或工具的角色。这些道具是根据教学目的专门设计与制作的,是多次性使用的。莫利·哈里森在《如何开展博物馆教育》一文中曾提及这种道具的意义,他写道:

“可以强调教育器械,使用那些本质上类似于蒙台梭利在班级中所使用的那些器械,只是改换为博物馆的材料罢了……。有许多不同的材料可供使用,孩子们能用碎布片,彩色的和一定形状的纸张,卡片,皮革,三合板,羽毛,纽扣,烟斗通条等拼出一系列可爱的图画。一旦他们产生了如在家中的感觉,他们就会在展览面前很有秩序地工作,真正地观看和工作,通常是那样的专注,不会对其它观众造成任何妨碍。”^[2]还有一种专门用于教学活动的教学材料,被称为“资源包”,它也是为了特定的教学目的专门设计与制作的,但它们主要是发给动手操作的观众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消耗,属于消耗性材料。

要使拓展式教育有效,不仅要在规划中确定项目的题材,也要在熟悉学校教育的基础上设计出优秀的教学方案,并且设计制作相关的道具与资源包。只有每一环节都到位,博物馆的拓展教育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

4. 教师与自愿者培训

正是因为博物馆拓展教育的特殊性,通常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对于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者,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1] 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家文物局的充分重视。2012年12月13日,国家文物局向各省、市、自治区文物局(文化厅)发出《关于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其中写道:“紧密结合素质教育,与教育部门特别是中、小学校完善联系机制,丰富面向或配合学校教育的陈列展览,以博物馆之长补学校教育之不足,真正使博物馆成为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常设陈列应特别清晰地标识适合未成年人认知、欣赏的重点文物、标本,充实符合青少年认知习惯的文字说明。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博物馆(儿童博物馆)或教育类博物馆,增加面向学生的陈列展览项目。”

[2] 莫利·哈里森著,严建强译:《如何开展博物馆教育》,载《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3期,第94页。

在许多博物馆,拓展式教育的组织与实施者是由教师与自愿者构成的。教师来自学校与博物馆两个方面,自愿者则是对这一领域较熟悉的社会人士,他们为了启蒙与教育目的自愿参加。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下设的教育部专门组织学生活动,该部门有5名专职人员,另有30余名学校教师、艺术家和科学家担任兼职人员。在台湾,由自愿者担任的老师占有很大比例。

鉴于教学内涵的独特性,我们需要对教学的过程与方法进行专门性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以培训方式让教学的组织实施者掌握。在这方面,史密森的教师发展项目尤其引人注目,它不仅致力于向教师通报教育项目及素材,讲授如何在课堂内以及博物馆实地考察中有效使用它们,同时也致力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加深他们在相关领域的知识。项目分为现场与基于网络的两类。前者可在学院和旗下机构举行,也可在馆外场所举行。如“教师之夜”活动有时就在华盛顿以外的城市举行,“教授美国历史”工作坊则在不同的合作学区举行。^[1]而基于网络的项目则开发了“在线论坛”、“在线研讨会”、“史密森教师沙龙”、“教师咨询委员会”等互动平台,供教师与博物馆教育专家深入探讨。教育工作者可直接登录博物院网站的教育板块,通过输入“主题”和“年级”对这些内容翔实、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课程设计进行选择 and 下载。

拓展式教育超越了传统的博物馆教育中以实物为核心的做法,而是采用多种传播技术,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实物展品中所蕴含的各种知识与信息。它虽然看上去有点偏离博物馆教育的经典样式,但在事实上是紧紧围绕博物馆传播目的的实现,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教育方式的局限,而且带来了持续的人气,使博物馆更加具有活力与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拓展式教育的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当代博物馆文化的本质,为博物馆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专家评论

侯春燕(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博物馆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社会教育功能。在当今各种教育机构和传播媒体急速发展变化的语境下,如何切实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这一功能,委实值得社会各界深思和探讨。严建强先生该文的价值在于从“拓展性教育”的视域来讨论“博物馆教育”问题。该文详细介绍了拓展性教育的产生原因和背景、特征与意义、主要活动类型和实施的前提条件。从其列举的具体事项可知,中西博物馆的教育模式和实际成效皆有殊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今博物馆教育的推展,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他人先进经验的艳羡和借鉴层面。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只是将他国的教育项目移花接木于本国,无论这些项目如何先进,也都未必有益于理想中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实现。欲使中国博物馆教育发荣滋长,必先找到导致其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素。事实上,许多博物馆都在积极探索富有创意而卓有成效的教育方式。然而,博物馆苦心孤诣且耗资不菲设计的很多教育项目,却每每事与愿违地受到社会公众程度不同的冷遇。在很多公众看来,博物馆并非必需的或重要的学习平台。有鉴于中国国情,博物馆应该致力于培养由衷亲和博物馆的“种子”,即通过开展幼儿教育项目培养热爱博物馆文化的“种子”。当然,幼儿项目决不能等同于纯粹的儿童游乐项目,而是要紧紧围绕博物馆资源和环境开展适宜于幼儿心理的教育活动。在博物馆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这些“种子”将会逐渐习惯于以博物馆为其终身学习之所,从而持续关注博物馆所开展的各种教育项目。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可以预期,这种着重培育社会需求的有益尝试,虽然未必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但终将从根本上激发博物馆开发教育项目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1] 参见郑奕博士论文《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观众参观博物馆前、中、后三阶段教育活动的规划与实施》(电子版)。

黄琛（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新年伊始，读到浙江大学严建强先生的新作《拓展式教育：博物馆文化的新内涵》，读后感触颇多。

国外博物馆以艺术类为主，以美育人；而我国的博物馆是以历史文化与综合类为主，有以史育人的传统。艺术可以治疗疾病，博物馆教育应该更多关注美学教育。博物馆在审美教育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不同时代、不同风格、质地各异的藏品都是艺术与美的载体，每件展品都以不同静态的美呈现它的形象性和艺术性。而传统的浏览性参观和导览性讲解已无法满足观众的文化艺术需求。观众渴望形式活泼、艺术性与趣味性广泛的教育内容，以参与、体验的形式在轻松、愉悦的情绪中自觉地参观学习，接受教育。为此，博物馆开展艺术教育的模式要进行转变和创新。从艺术的本质上讲，一切艺术都是心灵的艺术，情感的艺术。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审美意蕴和情绪表达等方面存有许多相通之处。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个别艺术的界限绝不止是绝对的和孤立的……艺术每分钟都由一种转向另一种，艺术的一种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找到延续并结束”。音乐、美术、舞蹈、游戏、文学、戏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可使观众从多个艺术领域、多个层面接受艺术熏陶，提高艺术素养，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

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应当充分发挥社会教育的广阔性、多样性等特性，树立“艺术同构”的教育理念，努力开展内容健康丰富、艺术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项目，并将思想教育寓于其中。在尊重青少年感受心理、审美趣味和认知特点的基础上，与青少年对话、交流和互动，激发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引导青少年养成参观习惯，进而实现博物馆与青少年的相互认知，帮助他们认知历史，认知真善美，健全品

格，完善人格。这应该就是博物馆拓展性教育的追求目标。

黄磊（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章从纵、横两条脉络对“拓展式教育”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一方面从博物馆自身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博物馆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背景作了介绍，另一方面对博物馆教育特征、类型和实施进行了分析，对于当今免费开放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我国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具有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无论博物馆的类型如何发展，其功能如何发挥，博物馆作为一种面向所有社会公众的教育机构应当是全球博物馆界所公认的事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博物馆作为“终身教育的场所”、“继续教育的基地”和“第二课堂的角色”已广泛为社会所认知；另一方面，随着博物馆教育和服务理念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博物馆教育日渐超越时空限制，覆盖到更大的受众范围之内。拓展式教育正是这种新形势下的产物，也是博物馆教育的延伸和深化。

拓展式教育能够让观众更透彻和更深入地了解博物馆“物”（藏品）的文化内涵，从而更好地发挥博物馆教育的功能；能够以轻松活泼、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丰富博物馆教育的内容；还能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充分结合，创建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从而更好地传播博物馆所蕴含的知识与信息。

当今中国博物馆的教育正面临其发展的“瓶颈”期，如何抓住博物馆教育的实质，面对不同的受众更有效地开展教育活动，更好地实现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无疑是博物馆人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阅读该文将给我们带来有益的思考。